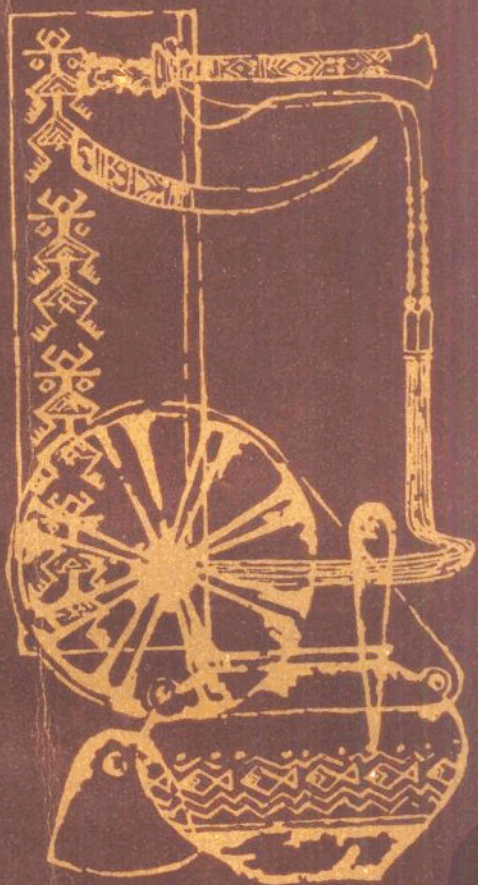


民族研究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1

PDG

前 言

为适应我州民族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加强与全国各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我所编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不定期内部刊物，旨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立足本州，面向全国，反映我州民族研究工作动态，汇集我州民族研究的各项成果。

本刊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我州有关领导的重视关怀和各界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过程难免存在错误，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1985年10月

目 录

前言

- 关于海南岛最早居民问题的探讨……………陈风贤(1)
试谈“徠人”和黎人是同一族源……………符镇南(24)
黎族的祖先崇拜……………高则强(29)

解放前黎族合亩制试析

- 兼谈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陈克进(44)
黎族“合亩”制评述……………扬德春(59)
论黎族合亩制的存在……………王国全(77)

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探讨

- 兼与扬嘉佑等同志商榷……………周振东(87)
“岛夷卉服”“吉贝”与我国最早的棉纺织…董小俊(111)
黎锦与黎族的审美意识……………董小俊、王雄、邢剑华(118)

民族风情搜集整理刍议

- 与《黎寨风情拾零》作者商榷
……………邢剑华、洪兴文(127)
附：《黎寨风情拾零》
黎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邢关英(138)

海南岛羊栏回族来源及其特点的调查研究

.....姜永兴、梅伟兰(141)

海南陵水县发现印纹硬陶.....李居礼(154)

海南岛苗族的婚姻习俗.....邓运文、邓运真(157)

母系权力在黎族葬礼中的行使.....符镇南(159)

美孚黎给新生婴儿穿衣.....刘琪英(163)

祝福舞——黎族民间传统舞蹈.....王国全(165)

约稿.....(166)

关于海南岛最早居民问题的探讨

陈 凤 贤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隔琼州海峡与广东雷州半岛相望。海南岛现有居民主要分属于汉、黎、苗、回等族；另外临高、儋县、澄迈、琼山有一种讲汉藏话系壮侗话系傣话语言的人，民族成分未定，1980年统计人口约五十六万六千人。①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海南行政区全岛人口约共五百六十六万七千余人，其中汉族约四百七十八万九千余人，黎族约八十一万人，苗族约四万零九百人，回族约四千一百余人。

从目前考古调查来看，至今尚未发现海南岛为“从猿到人”的地区，岛上现有的居民都是自远古以来，在不同时间先后从两广大陆或其他地方迁来。近年来有研究工作者主张岛上最早居民是小黑人。②笔者认为海南岛与台湾不同，台湾高山族赛夏、布嫩人地区，到近代民间不仅流传关于小黑人的传说；而且在习俗与崇拜中还有所反映。族栗县南庄乡东河村和新竹县五峰乡大隘村的两个赛夏人聚居中心，每隔两年在十一月中举行一次矮人祭，以求平安丰收。祭祀的对象是过去他们的祖先杀害过的小黑人，以免小黑人在冥冥中加祸于己。③海南岛黎族既没有流传关于小黑人的传说，也没有任何风俗习惯反映在他们之前曾有过小黑人在岛上生活

过的迹象。刘咸教授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曾提及“据近人研究海南在石器时代，或尚有矮黑人族（Negrito）居住该地之可能”。④他主张“现今黎族之来源似非一源，而为多源，至少亦有两个主要来源。”⑤“现今黎族之构成，不仅由泰倭族与正马来族为主要来源，……黎族中所杂汉人之成分实不容忽视，……安南之漂泊入黎中者亦非绝无仅有，……甚且有非蒙古人种之成分混杂其间，……太平洋诸岛屿或在远古时代有漂流至海南岛者”。⑥

“此外，或更杂有少许之南洋群岛各民族，甚或矮黑人之成分。”⑦作者在文中提到小黑人成分时，都并不完全肯定的口气，而却用大部分的篇幅论证黎族与倭族与正马来族实体质的近似。当然南洋一带在马来人尚未进入前，海洋系的黑种人曾散布很广。从海南岛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相近，和东南亚沿海居民一样，黎族的远古祖先曾和某些黑色人种混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说小黑人是海南岛的最早居民。在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岛上曾有过小黑人居住这一现实情况下，即使黎族体质特征上包含某些小黑人成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黎族的远古祖先可能在未迁到海南岛前，已经进行了这一种混杂过程。如果仅从海南岛地理位置与东南亚相近，自然环境相似，东南亚及台湾都曾出现过小黑人，从而推论小黑人也一定会从南洋漂流迁徙到海南岛，这不过仅仅是推理，而不是实证，以目前所掌握资料来看，说小黑人是海南岛上最早居民证据还嫌不足。

汉族到海南岛是先后经历过几次移民的浪潮陆续迁移来的。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郡后，汉人陆续迁移来岛。汉以后，“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者多家于此。……

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此处”。⑧以后宋代及明、清，进一步纷纷从漳州、泉州等地大量在迁来岛上。回族主要分布在三亚市羊栏及儋县。明万历《琼州府志》、《儋县志》均载，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⑨海南岛的苗族是明代由广西从征而来。明代剿黎调广西苗兵，为药弩手，子孙散居山谷，存留至今。⑩“儋州又有苗黎几十村，约九十余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峒叛黎，建乐安城，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迁居于此，即其苗裔也”。⑪

一、关于海南岛最早居民的几种见解

海南岛最早居民是谁？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有几种说法：第一种黎族说，认为黎族是岛上最早居民的后代。第二种折衷说，此说虽主张海南岛最早居民是黎族先民，但却认为黎族为广义的壮族。第三种说法主张岛上最早居民是壮族。

黎族是岛上最早居民的看法，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过去的研究多根据史载海南岛汉代有骆越，南北朝及隋唐有俚，唐宋时的黎是俚的转音，因而不言而喻认为黎族是海南岛的最早居民。早在宋代范成大已主张黎族是岛上最早居民，他在《桂海虞衡志》中提出“黎：海南四郡坞土蛮也，……坞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⑫《琼州府志》谓“黎有生熟两种，有此地即有此人”。⑬“黎人实系海南岛之土著民族，……则其生息于海南岛之时间必甚久

远，当汉民族势力达到海南岛之时，岛中土著民族即是今日之黎人。”^⑭主张黎族为海南岛最早居民的说法，细分又可分为几种：

（一）俚人说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歧，隋所谓奄也。黎，汉所谓俚也，俚亦曰里”。^⑮谭其骧教授。杨成志在《广东人民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所谓里人或俚人之后，即今退居海南岛之黎人也”。^⑯谭其骧认为“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今日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里’或‘俚’者是也”^⑰。“宋代始讹俚为黎，黎始专以海南为聚处。”^⑱

（二）越人说

专事研究百越的学者罗香林教授认为黎族“意其种人与古代越族为同一系属，或虽非同属而有混血关系”。^⑲

（三）非越人说

主张黎族先民是广东海南岛最早居民，不同于越人，先越人居此。此说以钟用和为代表，别树一帜。“矧今粤中北江之瑶，海南之黎，以及水居之蜒，皆别自为种，不唯与越族未甘同化。其为先越族而居之原始土著所留遗，尤为众著之事实。”^⑳

（四）马来人说

此外还有些学者，认为黎族先民来岛最早，其系属马来人。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西雅博士(Scheyer) 1984年在黎苗文化协进会提出马来人骨盆为直卵圆形；华北汉人为横卵圆形。“黎、苗与马来人，种族上本极上接近，意昔时实同出一源。太古自南中国以至交趾支那半岛、马来

群岛、下迄澳洲，皆为此类种人所分布”。^{②①}罗香林又认为“马来一词与俚之复音值相合，而黎人为俚人所转称，则谓马来人与黎人有同名之关系，亦非大谬。”^{②②}上海同济大学的德国教授史图博（H. Stubel）1931年和1932年两次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及其他民族，写有《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日文译本1943年出版，题名《海南岛民族志》。史图博在书中提出，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黎族与印度尼西亚古代马来民族，同样印度支那大陆的各民族之间，可以看出更加显著的类似。”^{②③}“海南岛是被数次的民族移动的浪潮——即由本地黎（土著居民）、美孚黎、歧黎、倥黎冲击过来的民族所开发的，这些迁移到海南岛的民族很明显是由阿乌斯兹罗尼西亚（马来亚）和泰族这两种要素组成的。”^{②④}岑家梧教授主张：“自秦汉以后，……越族的大部分逐渐融化于汉族之中，剩下来的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退处山地而成为后来南方的蛮族，现在海南岛的黎人，便是最典型的一支；另一部分被迫入水中居住……成为后来的‘蛋族’”。^{②⑤}“关于越族的来源，……他们是从南方海岛向北方大陆发展的民族，说他们是南蒙古族或广义的马来族，均无不可。”^{②⑥}刘咸教授1934年深入黎峒，观测调查303个黎人的体质，认为黎族与马来人有关，远古时代由南洋渡海入岛；另一方面与大陆的俚族有密切渊源。“黎族体质之构造，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形态。”^{②⑦}“黎族所具之体性及测量数值与俚族及马来族最称近似，意者伎黎、美孚黎渊源于俚族；而本地黎与倥黎则与正马来族有血统之关系。”^{②⑧}“就文化系统言，黎族系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之印度尼西亚区”。^{②⑨}“又柯尔德（Calder）远在1882年时，曾经

指陈在琼东县属冯家港之居民，其语言中杂有若干马来语，由此言之，黎族之来源与马来族有相当关系，至近世犹可见其象迹。”^{③②}

第二种折衷说。以徐松石为代表，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两粤最初的上著确系僮族。”^{③①}“黎人是广义的僚僮”。^{③②}又认为“今海南出土铜鼓颇多，而僮人区域亦多铜鼓出土。黎即僮族部落之一，更为可信。”^{③③}“所以黎人远祖无论是来自岭南大陆抑或来自交趾，他们确隶属于广义的僮族。”^{③④}

第三种壮族说。近年来有些研究工作者提出壮族说，主张居住在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应是壮族。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从分析地名入手，引用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中所述的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至六、七字的，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从加重伯那针、从加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榑、从加重伯那白吾之类。^{③⑤}并且说壮族地名一般为双音节，罕有三音节，绝无四音节以上。上述各峒名中的那纽、那劝、那累、那针、那榑均为壮语成分，“那”是壮语田的意思，其余部分为黎语成分。原来这些地方先有壮人居住，用壮语地名，后来壮人离去，黎人迁入，即在壮人旧地名上复加黎语成份。从这种不同语言成分层次重迭地名的启示，反映出居民成份的先后变化，因而海南岛原始居民应该是壮人，黎人到来应在壮人之后。^{③⑥}

二、对海南岛最早居民居民为壮族的质疑

海南岛现今没有壮族聚居的地区。持壮族最早到达海南

岛说的同志，在文章中没有说明壮族何时到达海南岛？也没有指出壮族今天分布在海南岛何处？因此我们不知所指的壮族是否由于历史原因，已完全与其他民族融合？抑或是指讲近似壮语的属岛侗语族壮傣语支一种语言的“临高”人（“村人”）？由于“村人”过半数居住在今临高县，因而有人把分布在临高、澄迈、儋县、琼山的讲“村话”的人都称为“临高”人。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后面均用“村人”暂代临高、儋县、澄迈、琼山讲“村话”的人。“村人”的确是居住在岛上历史悠久而且是较早来岛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史书个别也有称他们为僮，如明万历年间焦竑的《献征录》载：“时黎僮流毒珠崖，乞师讨之。”但绝大部分史籍及方志称他们为黎，《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琼山黎东曰清水峒，今为黎都；南曰南歧……南歧七峒，今为西黎都。……澄迈黎南曰南黎，西曰西黎，……临高黎峒大率有八。”③④“儋州黎视诸处最蕃，昔梁隋间僮耳归附者千余峒”。③④“村人”无疑是较早居住在海南岛的一种居民，至于是不是岛上最早的居民？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管见如下：

1、区名的辨析

地名是人们给予一个地方的名称，它反映人们对这块地方的地理方位、地势、历史传说、当地物产、动植物、风俗习惯、心理等的某一方面，而以本民族的语言为依据来确定该地的名字。地名现象可反映出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现象，反映出地名产生和发展时社会背景的痕迹，显示出各民族的历史特点，地名和语言一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列举了地黎的村峒名，并未作任何解释，更没有指出这是属于两种语言成分重迭的地名。主张壮族为海

南岛原始居民说的同志虽然指出这些地名，两种民族语言成分层次的迭压关系，但除了提出凡有“那”字的双音节地名，如那六，那劝、那针、那累、那痒是壮语成分外，余下的黎语成分部分，却未作任何解释，说明为什么说其余各音节为黎语？这些地名在黎语中是什么意思？这不能不说是欠缺或遗憾。又这些地名中的“那”，固然是壮语及“村人”语田的意思，但讲壮侗族诸语言的一些民族及黎族，也有相同或相近的称呼，如黎语称田ta（打、什）也很相近；个别地区如崖县马岭一带的黎族也同样称田为“那”，因而地名称“那”亦非为壮族所独有，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壮族地名的唯一根据。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说的三个音节以上的地黎村峒名称，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更详尽的记载。《广东新语》所列举的地黎村峒三音节所上的地名，几乎都可以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儋州村峒名称中找到。根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俚户》条，笔者试就明末清初临高、儋州、澄迈、琼山的村峒名作一粗略统计：临高村239，儋州209，澄迈137，琼山126。其中以“那”作村名称的临高19个，儋州31个，澄迈2个，琼山无。以“番”作村峒名称的临高37个，儋州7个，澄迈9个，琼山3个，超过双音节以上地名的以临高及儋州为最多。具有三个音节以上村峒名称的临高共33个，儋州22个，澄迈7个，琼山10个。众所周知“那”为“临高人”的“村话”中田的意思，而“番”却是黎语村的意思。由以上数字及现今“村人”分布的临高、儋县、澄迈、琼山这一片地区来看，有些地方黎语地名超过“村话”地名，有些地方则“村话”地名

超过黎语地名。以临高为例，用黎语“番”作村峒名的共37个，以“村话”的“那”作村峒名的19个；儋州反之，以“那”作村峒名的31个，称“番”的村名7个；澄迈称为“番”的村峒名9个，称“那”的2个；琼山称“番”的村峒名3个，称“那”的阙如，因此要以明清时村峒名来说明这个地区是“壮人”先到，黎人后来，并未具有有力的确证。还有些地名是黎族与“村人”具有共同的称谓，他们同称水或河为“南”或“涌”特是在“村人”分布区，有时很难判断这种地名原属于那一族，黎族称白沙河为[nam kai]，^{③⑨}称保亭县毛盖乡排辽村一带为“南实”，意为水沸，因该村附近有许多温泉的原故。^{④⑩}白沙县细水乡原名细水([kum ncm dck])因河水细小而得名。^{④⑪}“村人”同样的也把溪河或靠近溪河的地方冠以“南”或“涌”的称谓，如临高有南定汛，儋县有南滩港，琼山有南谓溪，澄迈有涌滚泉、涌蒙陂、涌坑陂、博涌村（现名枝南村）。

《广东新语》记载清代黎歧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婆某、番某，^{④②}至今黎族仍常用番、抱、南、牙、什等作地名。黎语称村庄为“抱”、“包”、“布”、“报”、“番”、“风”；称稻田为“打”、“什”。^{④③}称溪水合流两河汇合之处为“牙”，^{④④}“村人”许多地区的地名多用“美”“玉”“儒”“那”“和”“龙”“兰”“博”（卜）“多”“文”（云）“加”等冠首的地名。“村人”称田为nia（那、纳）；称口为[bak]或pa:k（博、百、泊），指隘口。“美”或“迈”（mai）汉义为母；“龙”、“陇”、“弄”，汉义为深山；“和”汉义为市集或赶集。冠以以上各种名称的地名在临高、澄迈、琼山、儋县往往多

辄二、三十个，说明“村人”在这些地方居住已有悠久的历史。

虽然临高、儋县、澄迈、琼山等地许多地名用“村话”解释有其含义；但也有黎语含义的地名；而且临高还有两个抱才（pauai），抱才村也就是黎村，一在原调楼公社；一在原波莲公社，波莲公社的抱才村（为抱美大队住地）。可见临高一带历史上原有黎族的村落，所以根据以上这种情况，很难就此说明这些地方是讲与壮语相近的“村人”先迁来。

再者，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后迁到一个地方，先前已住该地的民族，对当地山川、河流、村落早已命名，后来的民族面临两种可能性，一是直接借词，以先来民族所命名的地名借过来作为该地的称呼；另一种可能是长期在当地居住以后，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如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吉祥征兆、地理特点、特殊物产等等，对该地另命名新地名。但普遍的规律极少见有这样的例子，把本族重新命名的地名再如在先来民族早已命名的旧地名上，连在一起才形成为自己本民族真正新的地名。从我国西南一些民族地区的地名来看，有时借用他族的地名也会加上一个解释的成分，但并非是两个民族两种不同语言成分层次重迭形成新地名。西藏的年楚河，在藏语中“楚”就是河。后迁来的汉人最初不懂藏语及其含义，不知年楚就是年河，误以为“年楚”是河名，因而加上一个汉语的解释成分“河”在后面，成为年楚河。同样的唐古拉山，“拉”是藏语山的意思，唐古拉是唐古山，汉人不懂其义，加上一个“山”，成为唐古拉山。恩梅开江（mai kha?）迈立开江（ma li kha?）原为景颇语，在景颇语kha?（开）就是江的意思。“恩梅开”就是迈立江。

由于汉族不解景颇语，因而加上一个解释成分“江”，于是久而久之，恩梅开江、迈立开江的地名就传扬开来，人们误以为“恩梅立”“迈立开”是该二江的名称。又景颇族也称长江为“长江开”，在长江后面加上一个景颇语的kha?（江）的解释成分。所有这些都不是两种语言成分的迭压形成的新地名，实际上仍是借用原来生活有当地先来民族的地名，只是加上一个解释的成分。

2、语言反映的问题

从语言系属来说，“临高人”的“村话”和黎族同壮侗语族的语言，并且同分布于海南岛。共同的语言特征反映了“村人”、黎人与壮侗语族诸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然而现今的“村话”与黎语的关系不甚密切，“村话”并没有较本语族其他语言更多地吸收黎语的独特成分，说明在历史上二者彼此接触的机会较少。梁敏同志在《“临高话”简介》一文中指出：“‘临高人’在侗泰语族诸语言刚刚分化的时候，很可能在秦汉之前就已从大陆迁往海南了，在他们迁居海南后，……除了与汉语闽方言和军话（属西南官话）（有较多的接触外，‘临高话’就相处于一种‘语言孤岛’的地位，它沿着自己发展的方向，并受当地的汉语方言海南话和军话的影响继续向前发展。”④共同的语言是人们在共同的地域上长期共同生活的结果。“村人”到了岛上与黎族短期发生接触后，以后黎族退居其他地方。“村人”长期在岛西北及岛北部聚族而居，独居一隅的结果是自成一自然区域，较少与黎族往来。既然很少往来，而且没有长期杂居在一起，那么由两种不同语言成分构成的层次重迭的地名，其出现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又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语族诸语言的亲缘关系较远。“临高人”的“村话”与壮侗语族各语言较接近，而最接近的是壮语。这些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别反映出黎族的先民与讲壮侗语族语言的诸族分离较“村人”为早。这是由于分隔的时间较长，与讲壮侗语族语言的诸族人民之间交往少接触少，语言的差异逐渐加大的结果，因而黎族的先民进入海南岛的时间当较“村人”先民为先。至今临高的“村人”称黎族为lək lim或lək lo : i；称汉人为lək xek（客人），“村人”并不认为黎族为迟来的“客人”，由是可见。

3、地理分布的推断

黎族在历史上遍布全岛。到了清代除文昌无黎外，其余各县都有黎族分布。直到今天，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有742,112人。除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乐东、陵水、保亭、琼中、白沙、东方、昌江及崖县黎族较聚居外，其余黎族一万以上的县分有万宁、儋县，千人以上一万人以下的县有屯昌、澄迈，一千以下的有琼海、临高、琼山、定安、文昌。有些地方已无黎族分布，但历史记载曾有黎族分布，或仍保留有黎峒的名称，黎族几乎遍布全岛，而“村人”仅分布于岛北部及西北一隅，即使假设“村人”在岛北及西北一带局部地区最早的居住，从全岛整体来说，也不可能是岛上最早的居民。因黎族的支系较多，有侔、杞、本地、美孚、加茂等，分布很广，遍布全岛，分散各地定居，正足以说明黎族较早迁来，能够有机会向各地无人居住的空白地区星散遍布，是岛上最早的居民。“村人”到达海南岛较黎族迟，黎族已经散布各地，“村人”只能集中在岛北部及西北隅定居。

4、考古遗物的实证

海南岛至今虽尚未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遗物。解放初期，1951年中央访问团（中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海南岛文昌县凤鸣村采集了八十多条新石器遗物，包括有肩石斧、石砬、石凿等。(46)1957年广东省文化局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又曾在海南岛作过考古普查，普查过文昌、琼东、陵水、崖县、昌感、儋县、临高、那大、定安、屯昌、琼中、白沙、东方、乐东、保亭、通什等县市，发现了原始文化遗址135处。(47)这些出土的海南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物，有大量的磨光双肩石斧、石砬、石凿、石敲砸器、石质和陶质网坠纺轮，以及器形较大的陶器残片，说明至少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海南岛的最早居民早已遍布全岛各地，创造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这些岛上的最早居民并且已经主要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同时捕鱼、采集、狩猎是当时经常性的生产活动。

这些海南岛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是谁？以解放前夕黎族和“村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较，黎族的发展比“村人”后进。保亭、乐东、琼中三县交界毗连地区的黎族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一种带有原始社会家庭公社残余的“合亩制”，因此他们是制造和使用磨光石斧、石砬的主人的可能性较大。黎族对石斧至今仍有称谓，一般称石斧为(t sien jam雷公石)或paujam(雷公斧)；一些地方如白沙县细水乡的“本地”黎把有柄的石斧称为雷公斧(ʔbu ŋ : am)，没有柄的称为雷公砬(ʔba ŋ : am)。(48)而“村人”一般对石斧没有称谓，个别称fu ku lei（即雷